

老字号“大三元”原址重开变“丘大三元” 12元起高价茶位费引争议

新快报讯 记者陆妍思报道 “广州老字号大三元重开啦!”5月30日,百年老字号大三元酒家改名“丘大三元”后原址重开,吸引了众多街坊打卡。早上8点半就有人排队取号,场面十分火爆。但首批食客普遍反映“定价贵”,尤其“大厅12元茶位费非常离谱”。

大三元变身丘大三元

据悉,大三元酒家创建于1919年,位于越秀区长堤大马路258-266号,由温心田创办,是广州首家安装电梯载客的酒家。2000年停业,2005年被拆除。目前,其原址上的建筑为广州民间金融街综合服务大楼。今年5月初,有网友发现该楼一层门面挂出大幅告示“大三元酒家,百年品牌传承,即将重装营业”,不过在老广们熟悉的“大三元”标志的右上方,多了一个不显眼的“丘”字。

重开的究竟是不是老字号大三元?记者翻查资料发现,恒大酒店集团曾公布于2014年收购广州百年老字号大三元,而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检索结果显示,目前“大三元”商标持有者为北京大三元酒家有限公司。而“丘大三元”“丘大三元酒家”的商标持有者分别为广州丘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丘卫国。企查查显示,广州丘大三元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为民营企业,于2024年2月注册。相关资料显示,丘卫国为国家级点心大师、国家级中式面点高级技师、中国粤菜大师,曾在白天鹅宾馆担任总厨。

此前,丘卫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大三元”被抢注,广州原址没办法沿用旧名,但邀请了跟原大三元酒家有渊源的名厨担任顾问,并将重现“金钱鸡”“太爷鸡”“红烧大裙翅”等大三元名菜。

记者看到,在大众点评网站,丘大三元店名为“大三元酒家”,故意隐去了“丘”字,且一直以百年老字号为宣传卖点。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有“碰瓷”老字号之嫌。

虽然丘大三元并非大三元,但“老字号大三元要重开”的消息近期还是在广州街坊朋友圈中持续刷屏。

茶位费“突破心理防线”

5月30日是丘大三元试营业第一天,广州土生土长的权叔权婶与几位老友清早6点就去霸位,一顿尝鲜下来,权叔表示出品中规中矩,但定价有点贵,“金牌太爷鸡228元一只,排骨凤爪32元一笼,最离谱是茶位费,大厅一个人12元,说喝白开水都是这个价。我们一行8个人,单是茶位费就给了近100块。”

记者发现,在丘大三元首批消费者的评价中,“茶位费”成为一大争议。丘大三元菜牌显示,“大厅茶水12元起,包间16元起,包间消费加收10%,儿童身高120cm以上收取茶位费。”新快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丘大三元酒家,被告知“12元是最便宜的茶位”“即使不喝茶不喝水也要收”。

有网友留言称,“茶位费在广东是习俗,能理解也支持,但超过10元就突破心理防线了。”有业内人士推测“茶位费贵可能是与茶艺师分成”,但有现场体验过的食客回复“没有茶艺师,都是自己动手”。

据记者了解,目前陶陶居酒家、大同酒家最低茶位费为6元/位,广州酒家10元/位,相较之下,丘大三元的茶位费定价的确较高。

市监局:不得强制消费者购买茶水服务

对于茶位费争议,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回复新快报记者表示,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在消费者消费前主动提示阅知标价内容或主动告知消费者茶位费收取标准。消费者明确表示不需要提供茶水商品及服务并不接受茶位费的,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茶水商品及服务。

多家银行成本减负 暂停多项现金业务

新快报讯 记者范昊怡报道 5月29日,农业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自6月1日起,对零余额电子现金应用停止提供服务。这是继建设银行后,又一家国有大行对电子现金业务进行限制、调整。近来,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陆续发布公告暂停无卡现金取款业务。

日前,交通银行发布公告,自5月24日起停止个人手机银行中无卡取款功能中的预约取款服务,调整后,客户仍可通过交行智能机具办理有卡取款、扫码取款或前往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取款业务。农业银行自5月9日起暂停掌银无卡取款服务,中信银行则是自5月17日起关闭了现金自助设备授权码取款功能。记者在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上向智能客服咨询“无卡能否取现”,收到的回复是:“我行个人手机银行无卡取现功能已于4月17日起暂停服务。”

无卡存取款服务虽被收紧,但大多数银行并非直接关停自助设备的无卡现金类业务,诸如扫码存取款、“刷脸”存款等服务仍可使用。

记者查询发现,自2022年8月以来,陆续有银行开始收紧无卡存款服务,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广发银行等还先后停止了ATM二维码存款功能。

业内人士表示,银行无卡存取款业务持续收紧有多方面原因。一来是客户使用频率不高,维护成本却较高,下架或收紧是“减负”;二来无卡取现存在无法同时确认存款人和账户持有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存在难以准确识别取款人身份等缺陷。尽管相关业务调整可能会给部分用户带来不便,但金融业务的严监管仍会是大势所趋。

杰华特募集资金 管理不规范被监管

新快报讯 记者张晓菡报道 5月29日,杰华特发布公告称,因2023年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信息披露中存在两项问题,收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警示函。浙江证监局指出,杰华特未开设理财专户,将募集资金转入一般户进行现金管理。公司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时存在将募集资金合计3.51亿元转入一般户购买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的情形;此外,公司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时将2笔合计4000万元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混同购买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上述行为违反了信披及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杰华特及董事长ZHOU XUN WEI、时任总经理黄必亮、现任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马问问、财务总监谢立恒被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中信证券作为杰华特的持续督导机构,早在2023年就曾发现其存在募集资金专户直接转入一般户的事项,并提示督促公司进行整改规范。

既已整改,为何仍存问题?5月30日,新快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了杰华特董事会秘书处,对方表示,目前监管环境较严,监管认为资金账户实质上还是有点混同,故发出警示函。去年8月份已整改,12月公司已将混同资金收回。

上市公司CSR观察

香雪制药深陷诉讼漩涡 累计被执行金额超16亿

公司账面资金不及累计执行金额的零头

新快报讯 记者刘艳爽报道 近日,香雪制药及其大股东广州市昆仑投资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3.79亿余元,涉及抵押权纠纷案件。

香雪制药证券部向新快报记者确认,此案与香雪制药此前和广州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州高新投”)的项目合作有关,而广州高新投是广州国资旗下企业。由于没有资金偿还欠款,香雪制药称正与广州高新投沟通希望达成和解。

企查查显示,香雪制药正陷入司法诉讼纠纷漩涡,累计涉案金额远远超过公司账面资金。

香雪制药最早与广州高新投的合作起于2021年,当时双方就香雪制药云埔厂区旧改项目进行合作开发,云埔厂区主要是香雪制药的中药饮片车间。当时协议约定,广州高新投以5.5亿元收购香雪制药云埔厂区,并向香雪制药支付了

2.9亿元股权转让预付款,另外2.6亿元以借款的名义支付。香雪制药以名下的云埔厂区、生物岛在建工程及该工程坐落的地块为上述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一年后,双方合作破裂,广州高新投对已经支付的2.9亿元股权转让预付款对香雪制药提起诉讼,又以借贷名义对2.6亿元股权转让款向广州仲裁委员会对公司提起仲裁。此后香雪制药败诉,因无力支付偿付款,香雪制药只得通过沟通方式,希望与广州高新投达成和解。

香雪制药此前的公告称,公司已将云埔厂区、生物岛1号地块相关资产向高新投抵押,抵押物价值足以覆盖案件涉及的金额,此外,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相关事项承担了连带责任保证。

事实上,香雪制药近些年已经深陷司法诉讼漩涡。企查查显示,公司现存

10条被执行信息,累计被执行金额已经超过16亿元,另有2146万元已列为失信。而其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账面资金仅为1.2亿元,总流动资产为18亿元,与之相对,公司流动负债高达51.5亿元。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联系香雪制药证券部,询问公司如何解决当下司法及资金难题。对方仅表示,公司正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希望达成和解或债务分期,同时出售一些子公司资产筹措资金,未来不排除向地方政府求助。

公开资料显示,香雪制药主营现代中药及中药饮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业务,2010年在A股上市。2021年开始,香雪制药业绩突然暴雷,不仅营收连续三年下滑,同时归母净利润连亏三年,总计亏损额达到16亿元。2023年,公司财报因涉及与控股股东的多笔可疑交易无法获得适当审计证据,香雪制药财报被外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



海通证券又撤回一保荐公司IPO

年内已收到多张罚单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海通证券保荐的项目又撤回一起IPO,宁波奥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奥拉股份”)终止了科创板上市申请。就在本月,海通证券保荐撤回的IPO还有大普技术和格蓝若两家。近年来,海通证券在IPO保荐业务上的失误及公司合规内控能力尤为引人关注,今年以来公司已收到5张罚单。

奥拉股份首发申请是在2022年11月,时隔1年半,奥拉股份和保荐人海通证券分别向上交所提交了撤回科创板上市申请。5月27日,上交所网站披露了终止对奥拉股份上市审核的决定。

资料显示,奥拉股份主要从事模拟芯片及数模混合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

售,原拟募资30.07亿元,其中拟用9亿元补充流动性。2019年至2022年上半年,奥拉股份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893万元、681.75万元、-10.96亿元、-4.66亿元。据了解,奥拉股份净利润走负,主要因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分期确认所致。也就是说,股权激励致公司亏超10亿元。

奥拉股份的上市保荐机构为海通证券,保荐代表人为韩芒、龚思琪。

今年以来,海通证券已经收到5张罚单,内容包括擅自改动招股书、帮助客户定增套利等,涉及的公司包括沃得农机、中核钛白和科利德等IPO或上市公司。据Wind统计,2021年5月至今的三年间,海通证券已有40个IPO项目终止。从沃

得农机IPO项目的撤回,到科利德科创板IPO造假事件的曝光,海通证券的保荐业务似乎陷入了“带病闯关”的怪圈。而奥拉股份IPO项目的撤回,让市场不得不质疑海通证券在内部质量控制的薄弱和尽责调查上暴露出的严重问题。

有分析人士直言:“面对监管机构的处罚和市场的质疑,海通证券虽然表示将深刻反思、吸取教训,并加强合规内控机制建设。但这样的表态,在频繁违规的事实面前,似乎显得苍白无力。”

此前,证监会释放对投行IPO项目“一查就撤”“带病闯关”等突出问题的强力监管态度,督促证券公司持续提升执业质量、专业能力和内控水平,真正发挥“看门人”功能作用。